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六十一回 李飛雄悔志投降 安金藏入朝報捷

卻說馬榮勸說了一會，便要自刎。李飛雄聽了此言語，已是開口不得，心下暗想：「實是慚愧。」見他如此情形，趕著上前把馬榮的刀奪下，說道：「大哥之言使我如夢方醒。但是我從前受過許敬宗之恩，照你說來，不過想我同狄大人到京，將太子冤屈辨明，好令武后母子如初，並將武三思等人處治。可知此事關係甚大，害了武許兩人，小弟依然沒有活命。損人利己之事，固不可做，損人害己之事，更何必做。老哥既將我擒入營中，焚燒山寨，尚有何面目去到京中？不如請狄大人將我梟首，免得進退兩難。」馬榮道：「愚兄若想殺你，進營之時何不動手？直因你我結義之時，立誓定盟同生同死。言猶在耳，今昔敢忘？你若能為太子辨明這冤情，狄大人自有救汝之策。設若我言不實，有累賢弟九泉之下，也無顏去見汝面。」李飛雄見他說得如此懇切，心下總是狐疑不定。馬榮道：「賢弟，你莫要猶豫不決。今將實話告訴你，狄大人帶兵來時，元行衝已到房州，此事你也知道。只等他來至此地，便一齊起隊到京。那時措手不及，先將奸黨拿獲，然後奏明太子，救汝之死。與他對質，還有何懼？」馬榮說罷，見他只不開口，知他心下已經應允。隨即挽著李飛雄的手腕道：「你我此時先見了大人，說明此意，好命人前去打聽廬陵王曾否前來。」說畢，挽著飛雄便走。飛雄到了此時，為他這派勸說，又因他連日如此殷勤，自是感激，當時只得隨他到了大帳。馬榮先進帳報知狄公，然後出來領他人入內。李飛雄到了裏面，向著狄公納頭便拜，說道：「罪人李飛雄，蒙大人有不殺之恩。方才聽馬榮一派言詞，如夢初醒，情願投降，在營效力。俟後如有指揮，以及國家大事，我李某皆甘報效。」狄公見他歸順，趕著起身將他扶起，命小軍端了一個座頭，命他坐下。李飛雄謙遜了一會，方才敢坐。狄公道：「本院看將軍相貌，自是不凡。目今時事多艱，脫身落草，也是英雄末路之感。本院愛才如命，又值朝廷大事，唐室江山，皆想在將軍身上挽回，豈有涉心殺害？本院已於前日派探前去，想日內當得房州消息。」

三人正在帳中談論，只見中軍進來說道：「元大人行衝現有差官公文來營投遞，說要面見大人，有活細稟。」狄公聽了此言，趕命將原差帶進。中軍領命下去，果然帶了一個年少差官，肩頭背著個公文包袱，短衣窄袖，身佩腰刀，到帳前單落膝跪下，口中報道：「房州節度使衙門差官劉豫，見大人請安。」狄公聽他所言，不是元行衝派來之人，而且行衝出京時，只是主僕數人，那裏有這多使用，趕著問道：「汝方才說是元大人命汝前來投遞公文，何以見了本院，又說是節度衙門呢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雖是節度差官，這公文卻是元大人差遣。大人看畢，便知這裏面的細情了。」狄公聽他所言，當時將來文命人取上。自己拆開看畢，不禁怒道：「武承嗣，汝這個狗頭，如此喪心害理。此地命李飛雄冒名作亂，幸得安全藏剖心自明，本院提兵到來，方將此事明白。汝恐此事不成，復又暗通刺客，奔到房州，若非節度衙門有如此能人，豈不送了廬陵王性命。本院不日定教你做個刀頭之鬼便了。」看畢，向劉豫道：「原來將軍有救駕之功，實深可敬。且在本營安歇一宵，本院定派人與將軍同去接駕。」

原來元行衝自奉旨到房州而去，武承嗣與許敬宗等人便恐他訪出情形，又值狄公提兵來到懷慶，那時將李飛雄擒獲，問出口供，兩下夾攻，進京回奏，追出許武兩人同謀之故，自己吃罪不起。因此訪了個有名的刺客，名叫千里眼王熊，賞他二萬金銀，命他到房州行刺。但將廬陵王送了性命，帶了證件回京，再加二萬。俟後等他登了大寶，封個大大前程。誰知王熊到了房州，訪知廬陵王在節度衙門為行宮，這日夜間便去行刺。不料劉豫雖是差官，從前也是個綠林的好手，改邪歸正，投在節度衙門當差，以圖進身。這晚卻巧是他值班，聽見窗格微響一聲，一個黑影躡了進去，曉得不好，趕著隨後而至。乃是一個山西胯漢，手執苗刀，已到床前。劉豫恐來不及上去，順手取了一根格鬥，打了過去。王熊正要下手，忽然後面有人，趕著轉身來看，劉豫已到面前，拔出腰刀，在脊背砍了一下。王熊已措手不及，帶了傷痕，復行躡出院落，欲想逃走。劉豫一聲高叫：「拿刺客！」驚動了合衙門兵將，圍繞上來，將他拿住。元行衝此時已到房州，審出口供，方知是武承嗣所使。隨即梟首示眾，將首級帶回京中，以便使武承嗣知道。次日廬陵王知道，對元行衝哭道：「本藩家庭多難，奸賊盈朝，致令遭貶至此。設非眾卿家如此保奏，豈不冤沉海底。但是目今到懷慶剿賊，這房州又無精兵良將，設若半途再有賊人暗害，那便如何？」元行衝道：「殿下此去，萬不能不行。無論狄仁傑提兵前去勝負如何，須得前往，方可水落石出。若恐半途遭事，便命劉豫到懷慶送信，命狄仁傑派隊來接。」因此劉豫到了狄公營內。此時狄公知道此事，隨命裘萬里、方如海兩人，各帶部下□名，與劉豫星夜迎接。

不說他兩人前去，且說武承嗣自命王熊去後，次日朝罷，便到許敬宗衙門，向他說道：「老狄日前帶兵前去，不知連日勝負如何。我看他也無什麼韜略，若能李飛雄將懷慶攻破，那時不怕老狄是什麼老臣，這失守城池的罪名也逃不過去。連日李飛雄可有信前來？」許敬宗道：「我也在此盼望。若得了信息，豈有不通知你的道理。老狄亦未有勝負稟報前來。心想明日早朝，如此這般，奏他一本。若聖上仍將狄調回，這事便萬無一失了。」武承嗣聽了此言，大喜道：「這樣三面夾攻，若有一處能成，倘王熊之事辦妥，便省用許多心計。」二人談了一會。

次日五鼓，各自臨朝。山呼已畢，許敬宗出班奏道：「臣位居兵部，任重盤查，理合上下一心，以國事為重。月前李飛雄奉廬陵王之命，兵犯懷慶。陛下遣狄仁傑帶兵征剿，現已去有數日，勝負情形未有邊報前來。設若狄仁傑與叛賊私通結兵之處，豈不是如虎添翼。擬請陛下傳旨，勒令從速開兵，限日破賊。」武后見他如此啟奏，尚未開言，見值殿官奏道：「太常工人安金藏，前因諫保太子剖腹自明，蒙聖上賜藥救治，越日蘇醒，現在午門候旨。並有狄仁傑報捷本章，請他代奏。」武后此時正因許敬宗啟奏此事，隨道：「既狄卿家有報捷的本章，且命安全藏入朝見孤。」

值殿官領旨下來，頃刻安全藏入朝，俯伏金階，謝恩已畢，然後在懷中取出狄公的奏本，遞上御案。武后看畢，不容不怒，向著許敬宗道：「汝這誤國奸臣，害我母子。平日居官食祿，所為何事？李飛雄乃汝舊人，敢用這冒名頂替之計，詐稱廬陵王謀反，並勾結武氏弟兄，使我皇親國戚結怨於人，萬里江山幾為禍亂。若非安全藏、狄仁傑等人保奏阻止，此事何以自明？現在李飛雄身已遭擒，直認不諱。元行衝行抵房州，太子痛不欲生，嚎啕痛哭，立志單身獨騎馳赴懷慶，與狄仁傑破賊擒王，以明心跡。現既將賊首拿獲，以俟太子駕到，得勝回朝。孤家因汝屢有功勞，故每有奏章，皆曲如所請。今日辜恩負國，幾將大統傾移，似此奸臣，本該斬首，且俟狄仁傑入朝，李飛雄對質明白，那時絕不寬容。」說畢，在御案親筆寫了一道諭旨，向安全藏道：「卿家保奏有功，太子既往懷慶，著卿家傳旨前往，召廬陵王與狄仁傑一同入朝，以慰離別。」安全藏接了此旨，當即謝恩出朝。此時眾文武大臣，見武后如此發落，忠心報國的無不歡喜異常，不日可復見太子，那些孤群狗黨，見了這道旨意，無不大驚失色，為許敬宗、武承嗣擔擾。

當下武后傳旨已畢卷簾退朝，百官各散。許敬宗到了武三思家內，告知此事，彼此皆嚇得面如土色，說道：「這事如何是好？不料老狄手下有如此能人，竟將李飛雄生擒過馬。若果太子還朝，我等還有什麼望想？但不知王熊前去如何，現在也該回來了。聖上現已傳旨，召令還京，安全藏這斷不肯隨我等指使，必得設法在半路結果了性命，方保無事。」兩人商議了一番，忽然武三思的家人在他耳邊說了許多話，三思不禁大喜，命他趕速前去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